联合国 S/PV.8225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二二五次会议

2018年4月9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梅萨-夸德拉先生	（秘鲁）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因乔斯特·霍尔丹先生
	中国	吴海涛先生
	科特迪瓦	塔诺·布崔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埃塞俄比亚	阿莱穆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荷兰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
	波兰	拉多姆斯基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典	斯科格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黑利夫人

议程项目

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

中东局势

18-09954 (C)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

中东局势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托马斯·马克拉姆先生。

德米斯图拉先生在日内瓦通过视频电话参加今天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德米斯图拉先生发言。

德米斯图拉先生（*以英语发言*）：本次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凸显了叙利亚境内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的严重性。这些事件给平民带来了严重后果。这次会议的召开恰逢国际紧张局势升级，使有关国家、区域和国际行为体陷入潜在或实际对抗的危险境地之际。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

安理会迫切需要团结一致，有目的地处理这一局势。局势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3月份，东古塔部分地区发生了毁灭性暴力，导致反对派控制区至少有1700人死伤，政府控制区动辄数十人死伤，最终撤离了13万人，包括作战人员、家属和其他平民。

然而，在杜马，3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维持了脆弱的停火。联合国的斡旋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3月31日起，联合国再也无法参与谈判，因为当时叙利亚政府不同意我们的参与，尽管我们曾努力提出具体办法，包括启动在阿斯塔纳商定的被拘押者问题工作组，以解决我们认为是在持续接触中产生的问题。但是，那个提议当时没有被采纳。

从4月2日起，大约有4000名作战人员、家属和其他平民开始从杜马撤至叙利亚北部。然而，4月6日，暴力出现重大升级。有报道称，杜马持续遭到空袭和炮击，平民被炸死，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而且袭击破坏了医疗设施。还有报道称，大马士革市遭到炮击，再次造成平民伤亡。伊斯兰军要求我们在极端情况下参与紧急谈判，但是，当该团体向另一方表达同一要求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

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8点左右，出现了有关杜马发生化学武器袭击的报道。看起来已死亡的男子、妇女和儿童的图片立即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声称已收治数百名平民，其症状与接触过有关化学制剂的情况相一致。这些非政府组织还声称，至少有4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我谨回顾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曾说过的话，那就是，联合国“无法核实这些报道”。但是，秘书长也非常明确地指出，他不能无视这些报道，并再次“对杜马的平民据称遭化学武器袭击感到特别震惊”。他还强调，“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如果得到证实，都是令人发指的，必须彻查”。

我注意到，一些国家强烈暗示或表示，它们怀疑叙利亚政府对这起据称的化学袭击负有责任。我还注意到，其它国家和叙利亚政府本身强烈质疑这些指控的可信性，称这些袭击是“捏造”或/和“挑衅”。我的意见是，这是要开展彻底、独立调查的又一个原因。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表示，它已对指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报告作出初步分析，目前正在从现有一切渠道搜集更多信息。我的同事裁军事务副高级代表托马斯·马克拉姆先生今天在安理厅与我们一起与会，他将进一步谈到这一问题。但是，我敦促安全理事会依照自身的授权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及国际

法，看在上帝的份上确保找到一项机制调查这些指控并确定责任归属。

我们再来看对事件的叙述，4月7日午夜前后，亦即指称的化学武器袭击几个小时后，伊斯兰军通知联合国，它与俄罗斯联邦和叙利亚政府达成了协议。俄罗斯联邦国防部表示，协议包括停火以及伊斯兰军作战人员放下武器或撤出杜马。俄罗斯联邦还报告说，多达8000名伊斯兰军作战人员及其40000名家属有待撤离。

我们知道，就在我向安全理事会通报的此刻，更多人员正在撤离杜马。我们还接到报告称，一些被拘留者——我们以前听说过的人——今天已开始在杜马获释。我们注意到有报告称，该协议规定决定留下来的平民仍由俄罗斯联邦提供保障，并与当地平民委员会开展协调，恢复各项服务。

我敦促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联邦确保对这些平民的保护，以便尽可能多的平民能够留在自己的家园，如果他们选择留下的话，或是前往自主选择的一个地方抑或根据国际法回返。我敦促立即调整重点，以利执行第2401（2018）号决议，因为应该这样做。我们所看到的基本上是先升级，后降级。

显然，古塔以外的局势也产生进一步升级的危险。我们接到报告称，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有导弹袭击了叙利亚政府的提雅斯机场，即T-4空军基地。任何国家都没有声称报告的袭击是其所为。美国和法国都明确否认与袭击有任何牵连。叙利亚政府、俄罗斯联邦和伊朗都表示，袭击可能是以色列所为，而伊朗国家媒体报道说，十几名军事人员丧生或受伤，包括四名伊朗军事顾问。以色列政府未予置评。联合国无法独立核实或确定该次袭击的责任归属，但是，我们敦促各方表现出最大克制，避免任何进一步的升级或对抗。

我们还对叙利亚其它地区的态势感到关切。德拉、霍姆斯北部农村地区、卡拉蒙东部、哈马及伊德利卜的叙利亚人都向我们表示，他们担心自己可能很快面临类似于我们在东古塔看到的升级。因此，我们敦促安全理事会和阿斯塔纳保证方以及参与安曼努力的国家推动在这些地区和叙利亚其它地方恢复降级。目前的迹象恰恰相反。

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在阿夫林采取行动后表示，如果不将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赶出这些地区，就有可能在叙利亚北部其它地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些地区的军事行动有可能加剧国际紧张局势。因此，我们敦促有关各方缓和局势，保持克制，设法通过对话执行第2401（2018）号决议，充分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还要着重强调，我们最近看到，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境内大马士革农村省邻近伊拉克边境的大马士革南部偏远地区发起新的行动。鉴于我们所有人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成员去年所做的努力，这尤为可悲。

如果可以的话，我最后要做一些总结。

首先，平民正在为军事升级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我们看到的不是降级，而是恰恰相反的情况。如今，我们的首要任务必须是保护平民免于战争、冲突、化学武器和饥饿。我们吁请各方确保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包括在叙利亚全境向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再次敦促在叙利亚全境具体遵守第2401（2018）号决议，因为这毕竟是安全理事会的一项决议。

其次，关于使用化学制剂的指控持续不断，令人极其关切。必须独立、刻不容缓地调查这些指控。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应绝对予以禁止，这种行为非常严重地违反了国际法、《化学武器公约》及第2118（2013）号决议。防止有罪不罚现象和任何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以及维护国际法，务必是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的最高优先事项。

第三，我要非常缓慢地陈述这一点，因为我亲自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已四年有余，但今天的情况使我不得不第一次对国际安全而不仅仅是区域、国家或叙利亚的安全表示关切。最近的事态发展令秘书长最近在慕尼黑安保会议上警告过的危险比起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形突出。当时，他谈到中东相互关联和互为交叉的“不同裂痕”、全球和地区大国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可产生我们甚至难以想象的绝对毁灭性后果的升级形式。安理会不容许叙利亚在任何方面出现升级局势失去控制的局面。相反，它必须寻求团结，消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今日叙利亚面临的具体威胁。

我对通报如此简短表示歉意。但我想重点谈谈所关切的一个具体问题，即我们现在在叙利亚看到的局面和所谓化学武器袭击的危险再现对国际安全构成的威胁。下次，我将向安理会通报人道主义和其它问题以及我知道我们都有意重点关注的政治进程，但是，今天是讨论安全——国际安全——与和平的日子。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德米斯图拉先生作了非常翔实的通报。

我现在请马克拉姆先生发言。

马克拉姆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让我有机会今天再次在安理会发言。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夫人目前在外公务旅行。

我上次向安理会通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化学武器问题（见S/PV.8221）距今不足一周。在此期间，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令人深感不安的新指控曝光。过去这个周末，有报道称，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杜马，有人涉嫌使用化学武器。根据昨天出现的报道，据称在一起化学武器袭击中至少有4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受伤。据报道，还有500多例个案呈现出与这样一次袭击相符合的症状。裁军事务厅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在此问题上一直保持接触。叙利亚是《化学武器公约》的缔约国，执行该公约的禁化武组织正通过其叙利亚问题事实调查团从现有的各个途径收集关于该事件的信息。该事实调查团在完成调查之后，将向该公约缔约国报告其关于据称袭击的调查结果。

可悲的是，今天几乎没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都已经说过了。使用化学武器毫无道理可言。必须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这些看法在以往许多场合已经表明，但这并不会削弱秘书长看待此类指控所秉持的认真态度，也不会削弱此类指控背后的真相，那就是，对于我们在叙利亚境内所看到的一切，任何珍视为实现裁军和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付出的数十年努力的人，都不会不加质疑。作为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安理会必须团结起来面对这一持续的威胁，并履行其各项职责。以其他方式行事，或干脆无所事事，无异于默认或以其他方式认定这样一项挑战不可克服。使用化学武器不能成为现状，我们也不能继续辜负此类武器的受害者。

就在一年多前，在回应汉谢洪遭受的袭击时，秘书长呼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指出对此类骇人听闻的行为不可不予惩罚。就在一个多星期前，我代表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发言时指出，安全理事会在设立专门的问责机制问题上保持团结，将为这方面取得成功奠定最佳基础。我在此重申确信这一点，并重申秘书长和裁军事务厅随时准备提供协助。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马克拉姆先生的翔实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如果你想象我会从我今天发言的主题中，或者从长篇发言中获得乐趣，那你就错了。然而，遗憾的是，局势如此诡异，我今天有许多话要说。你得慢慢听我叙述。

我们感谢德米斯图拉先生和马克拉姆先生的通报。

俄罗斯联邦要求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这一议程项目下召开本次会议，因为我们深感震惊的是，一些国家的首都——首先是华盛顿，还有盲目追随的伦敦和巴黎——正蓄意引导一个意在过度加剧国际紧张状况的进程。美国、英国和法国领导层无缘无故，不思后果，正在对俄罗斯和叙利

亚采取对抗路线，并将其他国家也往里推。他们的武库中有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武器——诽谤、侮辱、好战言论、讹诈、制裁以及针对主权国家威胁使用武力。他们针对俄罗斯的威胁是赤裸裸的。他们采用的基调超越了可允许的界限。甚至在冷战期间，他们的前辈对我国都未曾如此粗暴地表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记得俄罗斯普京总统2015年在大会讲台上（见A/70/PV.13）向西方伙伴尤其是美国提出了一个针对其在中东的鲁莽地缘政治试验的反问，当时他问道，它们是否至少意识到它们都做了些什么。当时，这一问题未得到回答。但答案是有的，那就是，没有，它们没有意识到它们都做了些什么。就像现在，它们没有意识到它们正在做些什么。不仅是我们对它们在任何问题上都缺乏协调的战略感到困惑，本会议厅内多数人也对此感到困惑，只是不想公开问它们这个问题。无论它们走到哪里，无论它们触摸什么，在它们去捕捉某种鱼的浑水中，它们都会在身后留下一片混乱。但是，它们抓到的唯一一种鱼就是突变体鱼。我想再反问它们一个问题。它们是否明白它们正在将世界拖向险境？

敌意表现得最强烈的地区之一是叙利亚。得到外界赞助者支持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正在被打败。让我提醒有关责任人，这些就是它们装备、资助和投入该国以便推翻合法政府的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样做为何正在那些将政治资本和物资投入这种黑暗势力的人当中造成歇斯底里的情绪。

过去几周，由于俄罗斯努力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有关方面开展了一场大规模行动，力求解除东古塔所遭受的封锁——多年来，东古塔居民一直被迫忍受反叛民兵的凌辱。逾15万平民完全出于自愿，并在必要的安全条件下，从大马士革的这个郊区被撤出来。其中有数万人已经得以返回解放区，有许多人被亲戚收留。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者一直在叫嚷说，该地的人口组成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并未发生。那是谎言。与武装团体领导人进行了一些极为复杂的谈判，其结果是，有许多人离开了他们所占据的居民区，他们的安全有充分的保障。顺便指出，在这些运输行动期间，发生了几起未遂恐怖主义行为，当时有些民兵试图将自杀用的带状物带上公共汽车，但受到阻止。其他人宁愿配合叙利亚当局调整自己的身份。由于总统大赦令，他们现在将能够恢复平民生活，最终甚至能够加入叙利亚安全部队。这是在执行联合国的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原则。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热衷于这种积极的动态。身为西方大国的外部支持者准备抓住任何一根稻草，在距离叙利亚首都咫尺之遥的地方保住一切负隅顽抗的恐怖主义据点，无论它有多小。这样一来，作战人员便可继续对普通居民实施恐怖，抢走他们的粮食，乞求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顺便说一下，它们不打算与这些普通平民分享药物，看看作战人员弃守的据点便可知晓。和阿勒颇东部过去发生的情况一样，位于地下室的临时医院设施里堆满了药品，但西方制裁令这些药品在大马士革和政府其它控制区根本无从获取。还发现了证明存在酷刑的万人坑和尸体。圣战分子使用的隧道大得令人震惊，其中一些可供小货车方便地双向通行。这些惊人的地下设施将某些人认为的温和团体的阵地与“努斯拉阵线”的据点连接起来。

4月6日，“伊斯兰军”新头目在其支持者授意下，不让第四批民兵撤离杜马，并再次向大马士革居民区发射迫击炮弹和火箭弹，目标是Mezzeh、Mezzeh 86、Ish Al-Warwar、Abu Rummaneh和倭马亚广场。官方数据显示，8名平民死亡，37人受伤。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西方国家就大马士革老城区遭受炮击发表任何声明。

次日，即4月7日，民兵指责叙利亚当局投掷装有有毒物质的桶爆弹，但他们把自己编造的各种说法搞混了，时而将该物质称作沙林，时而又称作氯气或混合毒气。这些谣言立刻被西方国家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和假冒救援人员开展行动的白盔人员抓住不放，这种操作手法是人们所熟悉的。这些所谓

的报告也同样很快地通过媒体广为传播。我们要再次指出，在这些可疑的反对派组织当中，有很多组织掌握了安全理事会成员国代表准确的电邮地址，这让人可以断定，我们某些同事毫不顾忌自己的身份，就把敏感信息泄漏给了他们所支持的组织。

顺便说一句，我们应该都记得白盔人员将一段视频误传上网的事件，该视频显示了为拍摄据称是叙利亚军队对所谓下一个受害者实施的袭击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始于2013年的化武“系列剧”一直在上演，之后的每一集都比上一集更耸人听闻。

在华盛顿、伦敦和巴黎，有人立即得出结论，认为罪责在于叙利亚当局，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叙利亚“政权”。就没有人想知道：“大马士革为何需要这么做？”虽然叙利亚领导人遭到不少谩骂，但他们将主要责任归于俄罗斯和伊朗，我认为这不足为奇。按照习惯做法，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调查，眨眼之间就得出了结论。 4月8日，搜查杜马附近Al-Shifuniya村的叙利亚军队发现了“伊斯兰军”一座生产化学弹药的简陋小工厂以及德国产氯气试剂和专业设备。

驻伊斯坦布尔的反对派记者阿萨德·汉纳在其推文中发布了一段据称来自事发地的视频。在视频里，一位带着防毒面具的身份不明者——可能是白盔人员——对着一枚土制化学炸弹摆拍，而这枚炸弹据说落在杜马一座大楼的卧室内。视频还伴有评论，称这是叙利亚政权对平民犯下的又一起罪行。毫无疑问，这段视频是编造的。所述炸弹的弹道完全不合常规。它击穿了房顶，然后轻轻降落在一张木床上，但木床却毫发无损。显然，现场拍摄前，它就被摆放在那里。

一个有意思的巧合是，安全理事会曾指示美国代表团今天也即4月9日周一召集专家磋商，商讨关于使用化武事件的调查机制的决议草案，而在这之后马上也就是4月7日即上周六，杜马就发生了化武袭击的挑衅行为。今天对这项原始案文作出了影响深远的修改。在情况不明的此类形势下，我们当然需要查明事实真相。但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诚实、客观、公正，不能牺牲无罪推定原则，当然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得预判调查工作。

尽管发生了这一挑衅行为，俄罗斯专家仍继续努力解决东古塔局势。4月8日即上周日下午，根据新协议，“伊斯兰军”作战人员恢复撤离。在杜马从好战分子手中获得解放之后，俄罗斯放射学、化学和生物保护领域的专家被派往该地收集证据。他们进行了土壤取样，结果表明不存在神经毒剂和含氯物质。与不再打仗的当地居民和作战人员进行了面谈，当地人无一证实发生化学袭击。当地医院未收治任何患有沙林或氯气中毒症状的人。杜马别无其它医疗设施运作，未发现中毒死亡者的尸体，医务人员和居民没听说尸体可能被掩埋的情况。因此，在杜马使用沙林或氯气的行为无一得到证实。顺便说一句，叙利亚红新月会的代表驳斥了据称是以其名义发表的声明，声明称他们向毒气受害者提供了帮助。我呼吁计划在我之后发言谴责叙利亚政权的人首先假定化武袭击不存在。

瑞典起草了要求对事件进行调查的决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无需决议便可开展调查，但我们还是愿意考虑通过决议。今天，我们提议按照决议草案的设想采取行动，即让禁化武组织——其技术秘书处总干事于聚姆居先生已宣布该组织愿意处理当前局势——立即飞往大马士革，有可能的话就在明天。在那里，叙利亚当局和俄罗斯军方将确保创造必要条件，让禁化武组织专家能够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顺便说一句，这正是特朗普总统等西方领导人一直敦促我们做的事情。

叙利亚人一再警告，有人可能发动化学武器挑衅。他们在俄罗斯促进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敌对双方和解中心表示，拍摄所称的下次化学武器袭击所需的装备已经运来。我们就此在安全理事会发表了声明。每个人都听到了这些警告，但有意充耳不闻，因为这些警告不符合那些强烈希望又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合法政府被摧毁的人所倡导的原则立场。

2017年11月和12月，在从民兵手中解放出来的叙利亚领土上发现大量化学弹药，但这一发现仍未得到关注。在哈马省Az-Zahiriya和Al-Hafiya的恐怖分子仓库中发现20个容量为1吨的集装箱和50多件含有有毒化学品的弹药。在伊德利卜省的Tel Adel发现24吨推定含有氯的有毒化学品。在大马士革东北30公里穆阿达米亚的储藏地发现240和160毫米口径的弹药以及有机磷化合物的塑料罐。在伊德利卜省苏韦达周边地区发现一个合成各种有毒物质的制造设施，以及54件化学弹药和44个可用来生产有毒物质的化学品的容器。

单单自今年开始就已经在Suruj和Al-Mushairfeh区确定四起民兵对政府军阵地使用有毒化学品的事件，100多名叙利亚军人住院治疗。3月3日，在解放东古塔的Khazram和Aftris期间，来自政府军分队的士兵发现一个自制化学弹药的辅助车间。这份远非详尽的清单表明仍不甘心的反对派劣迹斑斑。然而，我们看到没有人急切地将禁化武组织专家组派往那里收集这些事件的证据。我们要求禁化武组织核查所有这些方面。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还看到有消息称，阿特坦夫营地的美国教官训练一些作战人员团体使用化学武器发动挑衅，为实施火箭弹袭击和轰炸制造口实。

我们清楚，迟早会有人努力使圣战分子不再受到打击，同时惩治一个被某些西方国家的首都憎恨的政权。在电视上高谈阔论的受访者开始极力主张再次做出去年的努力，对叙利亚发动军事袭击。今天上午，对霍姆斯省的T-4机场发动了导弹袭击。我们对这些行动深感忧虑。

在杜马的挑衅行为令人想起汉谢洪去年发生的事件，二者的共同要素是袭击具有预谋性。2017年4月，美国在汉谢洪事件前后开展了一些行动。对这些行动进行的分析表明，华盛顿事先作好了行动准备。去年4月4日至7日——换句话说，从在汉谢洪使用有毒物质的那一天至对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海军的波特号和罗斯号驱逐舰现身地中海，在那里参与策划好的行动。两艘舰艇没有造访本来可以交换弹药从而增加其巡航导弹数量的任何港口。

具体而言，4月4日至5日，美国的波特号军舰位于西西里东南，经由罗塔海军基地开赴撒丁岛以南区域。其后的4月6日，观察到两艘军舰加速前进，开赴塞浦路斯西南部的发射阵地区，于4月7日从那里对沙伊拉特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然而，所发射的59枚战斧导弹若真正投入指定的反导弹防御行动——仅需要48枚导弹，将超过两艘驱逐舰的总装弹量。因此，这意味着，甚至在汉谢洪化学事件发生之前，美国海军的这些舰艇就开展过一次军事行动，其打击能力超过反导弹防御行动所需巡航导弹的数量。这可以证明，华盛顿事先策划了针对大马士革的行动。

除其他外，杜马星期六发布的假新闻旨在转移公众的视线，使其不再关注伦敦最终陷入的斯克里帕尔一案闹剧，并对俄罗斯提出完全未经证实的指控，达到了其根本目的，那就是争取其盟友的声援，以构建反俄阵线。现在，对于要求作答的问题，英国正规避对其进行透明的调查并作出具体的回应，同时掩盖其发展情况。

在安全理事会4月5日就斯克里帕尔一案召开的会议（见S/PV.8224）上，我们警告安理会，毫无证据便指控我们卷入索尔兹伯里事件的企图与叙利亚化学问题有关联。昨天，在此问题上取得了有趣的新进展。随着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继续展示其“揭露”俄罗斯的睿智，另一宝贵信息映入我们眼帘。《泰晤士报》向我们披露，在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发生当日，皇家空军专家在塞浦路斯南部截获了从大马士革以外发给莫斯科的电文，其中含有“包裹已交付”语句，并称两人已“成功出发”。显然，这是伦敦在驱逐我国俄罗斯外交官之前向其盟国提供的情报的一部分。叙利亚和俄罗斯与索尔兹伯里的关联无可辩驳，这岂非路人皆知？我将无偿为英国情报部门提供一条更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他们不认定令自己感到如此震惊的诺威乔克毒剂

直接从叙利亚运送到索尔兹伯里？包裹装运，为的是掩盖其踪迹。

何其卑劣！

黑利大使最近表示，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对此，我表示，友谊既是相互的，又是自愿的。人们不能强求友谊，因此，我们不乞求美国成为朋友。我们想从它身上得到的东西微乎其微——美国不顾基本礼节蛮横拒绝的正常、文明关系。然而，美国要是以为自己有朋友，那就错了。它所谓的朋友，不过是无法对其说不的朋友。而且，这是美国所理解的友谊的唯一标准。

俄罗斯有朋友。不像美国，我们没有对手。这不是我们用以观察世界的棱镜。我们的敌人是国际恐怖主义。但是，我们继续提议与美国合作。这种合作应该是相互尊重和双向的，是要解决真正的问题，而不是虚构的问题，这种合作同样应该符合美国的利益。归根结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们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

我们已经通过相关渠道，向美国转达了我们的看法，即以凭空捏造的借口对叙利亚 – 俄罗斯应叙利亚合法政府的要求在叙利亚部署了部队 – 采取军事行动，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们敦促西方政治家们缓和自己的鹰派言论，认真考虑可能的后果，停止他们软弱无力的愚蠢努力，这只会给全球安全带来挑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在南斯拉夫、伊拉克和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不幸结局。没有人授权西方领导人充当世界警察及其调查人员、检察官，法官和刽子手的角色。我们敦促他们回到尊重合法性的世界，遵守《联合国宪章》，共同努力解决出现的问题，而不是试图在每一阶段都要实现自私的地缘政治梦想。我们所有的精力都应该集中在支持叙利亚的政治进程上，为此，所有有影响力的利益攸关方都必须团结起来，做出建设性的努力。俄罗斯随时准备进行这种合作。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要求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联合国腊卡评估团的成果和Rukban营地的情况。联盟成员国在叙利亚采取的行动、特别是旨在将腊卡夷为平地的地毯式轰炸行动造成了种种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现在是如何试图将解决这些问题搞得复杂化。利用化学品进行的挑衅绝不会分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力。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斯特凡•德米斯图拉特使和裁军事务副高级代表马斯•马克拉姆的通报。

就在五天前，我们在这个会议厅里（见S/PV.8221）纪念一年前汉谢洪发生的沙林袭击事件，我们深感痛心。本周末，杜马市又发生了一次毁灭性的毒气袭击，至少造成45名平民死亡，500多人受伤。这是叙利亚发生一系列化学武器袭击中的又一次袭击。这是不可接受的。荷兰王国是要求今天召开紧急会议的九名安全理事会成员之一，因为我们都认为处理这一可怕的袭击事件至关重要。我们必须再次规定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必须强调国际法律秩序的基本准则，并制止东古塔和杜马地区的持续悲剧事件。

我们今天几乎召开了两次会议，因为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似乎不想就杜马发生化学袭击这个问题进行专门讨论。这不禁令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安理会成员国是否希望国际社会袖手旁观，而它却在掩盖其盟友叙利亚政权的罪行，一些罪行已经构成严重的战争罪。安理会绝不能袖手旁观。现在，我们必须采取三种行动：进行谴责、提供保护和追究责任。首先，今天我们应最强烈地谴责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国际法遭到了践踏。我们不能保持沉默，也不允许出现有罪不罚现象。然而，单单进行谴责是不够的。

第二，我们必须履行保护责任。保护平民必须仍然是绝对的优先事项。我们呼吁阿斯塔纳担保国利用其影响力防止发生任何进一步的袭击。它们必须根据第2401（2018）号决议，确保停止敌对行动并实现暴力降级。杜马需要立即停火，以便袭击的受害者能够获得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让人道主义

工作人员能够继续挽救这些受害者的生命。我们应当为杜马和叙利亚的男女老少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为了自己的公民而做到这一点。

此外，荷兰王国还要指出，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指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发生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不使用否决权。国际社会应能指望安理会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和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规定，并在国际法遭到践踏时采取行动。我要明确指出，我们支持白盔组织的人道主义工作。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叙利亚的平民做了极其重要的人道主义工作。

第三，安理会所有成员经常强调，必须追究使用化学武器的肇事者的罪责。然而，由于一个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安理会几个月来一直未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无法解决这一危机，因为一个常任理事国是该冲突的直接参与方，并且已经证明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叙利亚政权。我们必须摆脱安理会内部的政治，加紧做出努力，建立一个机制，继续开展联合调查机制的细致工作，进行调查并查明肇事者。联合调查机制已经确定叙利亚政权和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对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负有责任。正如我上周所指出（见S/PV.8221），联合调查机制停止执行任务不能成为这一事件的结束，更重要的是，自联合调查机制停止运作以来，我们收到报告称，该政权至少还实施了另外六次化学武器袭击，甚至还不止六次。对声称没有发生化学武器袭击或者声称这些说法是凭空捏造的人，我要明确指出，对确定有效、公正和独立的责任所在和究责机制，不得予以否决。

我们不要忘记，联合国比安理会本身更加宏大。本组织有强有力的领导，我们有强有力的大会。这两者都必须考虑利用一切手段，推动对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追究责任。这项工作应该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实况调查团和联合调查机制的重要工作基础上开展。我们欢迎实况调查团立即对本周末杜马发生的可怕事件进行调查。各方应该让调查团充分进入，并给予合作。我们重申，第一，我们大力支持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第二，我们大力支持调查委员会；第三，我们大力支持法国发起的防止使用化学武器有罪不罚国际伙伴关系；第四，我们大力支持将叙利亚局势递送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这是追究责任和司法的最佳途径。

总之，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禁化武组织实况调查团必须尽快完成调查，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不能逍遥法外。否则就等于容忍这种令人震惊的攻击，不履行责任，破坏我们为制止这种袭击而集体设计的国际架构。现在是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黑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德米斯图拉先生和马克拉姆先生的通报。

差不多一年前，我站在安理会这里，举着叙利亚死亡儿童的照片（见S/PV.7915）。从那天以后，我就祈祷：我永远不会再不得不这样做。我本可以再这样做；有许多惨不忍睹的图片。我们许多人为了确保不会有一天看到婴儿在叙利亚被毒气杀死的图片而辛勤努力。然而，我们祈祷永不到来的日子却再次降临。化学武器再次被用于叙利亚的男女老幼。安全理事会也再次开会以作应对。

这一次，我不会再举起受害者的照片。我本可以这样做；有许多照片，令人惨不忍睹。更糟糕的是那些印刻在我们脑海之中、任何人都不必看到的视频。我可以举起死去的婴儿躺在他们的母亲、兄弟姐妹身边的图片，甚至是仍穿着尿片蹒跚学步的幼儿和婴儿，他们躺在一起，已经死去。他们的皮肤显出死灰般的蓝色，与现在使用化学武器后的场景惊人地类似。他们双目睁开，毫无生命，口鼻处冒着白色的泡沫。这些是死去的手无寸铁的叙利亚人、而非士兵的图片，他们完全符合无辜和不具威胁性的定义。相反，他们是为了逃避阿萨德的新一轮攻势而躲在地下室的妇女和儿童。他们是躲在地下以逃避阿萨德的常规炮弹与火炮的家庭，然而，

叙利亚家庭以为会保护他们免遭常规炮弹轰炸的地下室在化学武器从天而降时却变成最糟糕的地方。星期六晚间，杜马的地下室变成了他们的坟墓。

想知道有多少人死去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入杜马的通道已被阿萨德的部队切断。我们知道已有几十人死去，数百人受伤。我可以举起幸存者的照片—那些儿童眼睛被灼伤，喘不过气来。我可以举起紧急救援人员洗去受害者身上的化学品、给儿童戴上呼吸器的照片，或者紧急救援人员穿过一间又一间躺满在母亲和父亲怀中一动不动的婴儿的房间照片。我可以展示一家医院遭到化学武器袭击的图片。我可以展示在化学袭击后医院被桶式炸弹击中的图片。救护车和救援车辆一再遭到攻击，最大限度地增加了平民死亡人数。民防中心遭到攻击，目的是破坏医疗救助，从而增加幸存者的痛苦。什么人会这么做？只有恶魔才会这样做。只有恶魔才会把平民作为目标，然后确保不会有救护车来转移伤员，没有医院来拯救他们的生命，没有医生或者药品来减轻他们的痛苦。

我可以举起所有屠杀和痛苦的图片展示给安理会看，但是，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对这些袭击事件负有责任的恶魔根本没有良知，甚至不会被死去孩子的照片所打动。手上沾满叙利亚儿童鲜血的俄罗斯政权不会因为其受害者的照片而感到羞愧。我们以前试过这样做。我们绝不能忽视俄罗斯和伊朗的作用，它们使阿萨德政权得以制造这种屠杀式的破坏。俄罗斯和伊朗在阿萨德的机场和行动中心驻有军事顾问。俄罗斯官员在实地协助指导该国政权的“饥饿投降”行动，而伊朗盟军则干了大量龌龊的坏事。

叙利亚军队袭击平民时，他们依赖的是俄罗斯提供的军事设备。如果俄罗斯想制止这种无谓的杀戮，它是能够做到的，但是它却站在阿萨德政权一边，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试图羞辱这样的人有什么意义？毕竟，任何讲求文明的政府都不会与阿萨德的杀人政权有任何干系。死去儿童的图片对于把本国资源用于扶持阿萨德的俄罗斯这样的政府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安理会去年就看过这些图片，却没有采取行动，原因是俄罗斯每一次都从中作梗。一年来，我们听任俄罗斯把无辜叙利亚人的生命挟为与阿萨德政权联盟的人质。这也使俄罗斯人得以削弱联合国的公信力。我们迅速在安全理事会谴责化学武器，然而俄罗斯却阻止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它仅在该问题上就否决过五项决议草案，为救阿萨德共使用11次否决权。我们的生活一切照旧。

安理会成立了联合调查机制。它发现，叙利亚政权对一年前的汉谢洪袭击事件负有责任。由于俄罗斯支持阿萨德及其所作所为，俄罗斯扼杀了该机制。我们加以谴责，我们的生活依然照旧。我们推动实现停火。安理会一致赞同，但是却立即遭到俄罗斯和阿萨德的不理不睬。我们加以谴责，我们的生活继续照旧。现在，我们走到这一步，面对以团结的名义而放过俄罗斯的后果，而俄罗斯以前已多次证明：它并不想要这种团结。我们走到这一步，在这个世界上，使用化学武器正在变得稀松平常，从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机场到英国的一个村庄再到叙利亚的家庭和医院。自一年前阿萨德政权在汉谢洪使用化学武器起，据报已几十次使用化学武器，而安理会毫无动作。

我们今天应对的不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争吵，而是关系到不人道地对无辜平民使用化学制剂。安理会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正式表示反对使用化学武器。我们的无所作为不需要更多的理由。我们已经向安理会提出并且分发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提供人道主义准入以畅通无阻地接触杜马民众。阿萨德为了确保杜马的痛苦最大化而殚精竭虑。我们的优先事项必须是帮助滞留的忍饥挨饿者、病人以及伤员。我们还呼吁安理会立即重设一个调查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包括本周末袭击事件的真正专业化和公正的机制。我们希望我们在安理会的同事将像以前一样加入我们的行列。

面对刚刚发生的袭击事件，这是我们最起码能做的。当我们面对如此规模的袭击事件时，俄罗斯的阻挠将不会继续束缚我们的手脚。美国决心追究这个对叙利亚人民使用化学武器的恶魔的责任。在座各位已听到美国总统就此所说的话。会议正在进行当中。重要决策正在权衡之中，甚至就在我们发言的此时此刻。我们正处在一个危险的悬崖边缘。曾经把世人团结起来、结成反对阵线的使用化学武器这种邪恶即将变成新的常态。国际社会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已经超出展示死去婴儿图片的阶段。我们已经超出呼吁良心发现的阶段。我们已经走到必须伸张正义的时刻。历史将记录下这一时刻：安全理事会要么履行其职责，要么表明它根本完全保护不了叙利亚人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美国都将做出反应。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秘鲁应法国和其它八个安理会成员的请求，召开本次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我还谨感谢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托马斯·马克拉姆先生具有洞察力的通报。

在各国历史上存在一些重大时刻：生或死；和平或战争；文明或野蛮；国际秩序或混乱。在周六杜马可怕的化学武器惨案再次突破恐怖行为底线之后，这正是当下的现实问题。我们知道，4月7日在杜马发生了两起新的尤为严重的化学武器袭击。初步的人员伤亡情况骇人听闻。近50人死亡，包括多名儿童，还有1000人受伤。因为救援无法进入某些地区，实际伤亡可能更高。有毒物质再次被投放，甚至进入了平民避难的地下室，使其窒息、死亡、惊恐不安。氯气的特点是，它是一种较重的气体，可以沉入地下室。这就是它被使用的原因。这就是叙利亚所经历的极其严重的致命仇视行为。文字无法描述4月7日出现的众多画面中的恐怖场景，当时距导致近80人死亡的汉谢洪袭击事件将近一年时间。4月7日袭击后几小时内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视频，我们从中看到的内容让我们想起曾经频繁目睹的画面：许多儿童和成人因为接触高浓度氯气而窒息。我们还看到，人们剧烈抽搐，流涎不止，双眼刺痛，这都是接触了一种与氯混合后更加致命的强效神经毒素的症状。正如我刚才所提到，共有1000多人接触了这种致命的化合物。联合调查机制的经历和系列报告毋庸置疑地指向最近这场袭击的施害者。只有叙利亚武装部队及其机构掌握开发这类复杂且高度致命的有毒物质的必要知识。另外，只有叙利亚武装部队及其机构拥有使用这类物质的军事利益。这场袭击发生在杜马，几周以来，该地区一直持续不断遭到叙利亚地面和空中部队的轰击。不幸的是，使用这类武器会带来比传统武器更快的战术进展。我们都知道，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已经查明叙利亚政权至少有四次是将氯气和沙林气体作为化学武器使用的责任方。没有人对叙利亚在2013年关于其化学品库存情况的声明中表示的诚意存在幻想。不幸的是，我们再次以实证的形式掌握了证据。这与该政权对平民实施恐怖行为的策略相一致。我们早已经历过这种状况。最坏的情况就是不诚实，甚至共谋。大马士革政权明显试图通过制造恐怖，加速占领其有意控制的其他城区。除了中世纪式的围困战术加上化学恐怖威胁，还有什么能更有效地迫使抵抗政权的人逃离？必须清楚：在痛苦中死去的僵硬儿童不是所谓的附带受害者。他们是这些化学袭击蓄意针对的目标，袭击经过精心设计，目的就是制造恐怖。大马士革政权正在施行国家恐怖主义，犯下了一连串战争罪甚至危害人类罪。

该政权及其俄罗斯和伊朗盟友在过去48小时内的攻势和炮击证明，他们已深入参与到一场军事竞赛中，毫不顾忌人员代价。最近的暴力升级，尤其是这起新的使用化学武器事件，使我们直面一个意欲彻底毁灭人民的顽固政权的疯狂破坏行为。该政权的俄罗斯和伊朗盟友无法或者不愿加以制止。我们清楚以下事实，俄罗斯当局也多次证实，俄罗斯军队在东古塔部署了地面和空中力量。4月7日，当第二次化学袭击在杜马发生时，俄罗斯飞机也参与了大马士革地区的空中行动。俄罗斯和伊朗在地面

以及叙利亚战争机器的各个级别提供军事支持。凡有叙利亚飞机起飞，俄罗斯盟友都会得到消息。这些袭击得到了俄罗斯的默许或明确首肯，或者不顾及俄罗斯的不情愿态度和军事存在。在我们的集体安全问题上，我不知道哪种情况更令人警惕。

最近这场袭击牵涉到的问题极其严峻。这是化学武器使用常态化的最新证据，我们不仅要将其归罪于一个不断用毒气攻击平民且完全不受惩罚的失控政权，还要归罪于它的支持者，包括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该理事国未能遵守其执行第2118(2013)号决议的承诺，而它也是该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在叙利亚战争这场无尽的悲剧中，该理事国的责任极其巨大。因此，法国今天当然要面向俄罗斯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是根据第2401(2018)号决议，停止敌对行为，立即在叙利亚达成停火。该决议于2月24日通过，至今未获大马士革政权的支持。法国深感遗憾的是，尽管这项规定停战和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的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却不可能得到执行。第二个要求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调查机制，记录杜马袭击事件的所有因素，并确保施害者被绳之以法。联合调查机制在去年11月因为俄罗斯的连续两次否决而停止运作，这让我们失去了一个具有威慑力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支持采取任何填补这一空缺的行动。本着这种精神，法国致力于达成伙伴关系，以打击使用化学武器的有罪不罚现象。本着同样的精神，我们赞成美国今天提出的决议草案。

通过这场袭击，阿萨德政权再次试探国际社会确保遵守化学武器禁令的决心。我们的回应一定要团结、强大、毫不留情。回应中必须表明，绝不再容忍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任何人若蔑视这一关乎我们集体安全的基本规则，都将被绳之于法并承担后果。阿萨德政权需要听到国际社会的回应，法国已准备好与其伙伴一起，充分承担自己的职责。归根结底，我们知道只有包容性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终结这场历时七年的冲突。它已造成50万人死亡并迫使数百万人走上流亡道路。因此，法国将继续全力站在联合国特使一边，遵循日内瓦进程。然而，鉴于最近这场惨案，我们不能仅继续重复已说过的话。没有实际行动，这种言辞就没有意义。我谨在此重申马克龙总统在若干场合强调过的：法国将在打击化学武器扩散方面负起充分责任。法国的立场是清楚的。它将秉持承诺，说话算话。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和马克拉姆先生所作的通报。我也感谢实地所有联合国工作组所做的重要和异常困难的工作。

正如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所言，本次会议是安全理事会的一次重要会议。我国政府与其他同事一样感到愤慨，他们充分表达了这一点。想到那些受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他们躲在地下，却遭到氯气袭击，确实惨绝人寰。

这是安理会5天内第三次开会讨论化学武器问题。化学武器这个词本身就是可怕的。安理会应当担心我们有可能看到的事情——化学武器成为战斗的常规。作为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之一，联合王国认为，我们有特殊责任，坚持在全世界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赞同荷兰大使关于五常负有特殊责任的意见。我认为，五常中有四个成员确实这样认为，但有一个成员并非如此。俄罗斯大使提到冷战重现。这不是冷战。冷战期间，普遍禁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没有遭到这种明目张胆的无视。

秘书长特别代表还提到事态升级的风险以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大问题。我们和他一样感到担心。但是，现在是叙利亚政府及其支持者——伊朗和俄罗斯——导致战斗久拖不决，使区域和更多地方面临不稳定风险。我们确实想知道T-4空军基地正在发生什么，那里有外国作战人员和雇佣兵。

今天，俄罗斯同事非要我们说出，为什么我们认为实施袭击的是叙利亚，还有我们为什么认为使用了化学武器。原因如下。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发现2014年至

2017年期间6次使用了化学武器。调查机制认定两次是“达伊沙”使用了芥子气，三次是叙利亚政权使用了氯气，还有一次则是叙利亚使用了沙林气。这是我们上周刚刚在安理会讨论的汉谢洪袭击，袭击导致美国对沙伊拉特基地进行了打击，我们支持进行该次打击。此外，正如法国大使所言，我们接到报告称俄罗斯和叙利亚在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之前发出了警告，此外还有米-8型直升机飞越上空的规律。这些报告来自实地。

我认真聆听了俄罗斯大使的论辩。正如我刚才指出的那样，我们——联合王国——认为叙利亚政权对最近几次袭击负有责任。但是，有一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建立一个独立事实调查组并在此之后开展独立调查，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事实调查组在那儿就是为了确定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以及如果使用了化学武器，使用的是哪一种。但是，只有调查才能确定谁对使用这些武器负有责任，从而启动追究责任的道路。

听到俄罗斯提出禁化武组织事实调查组可以进行访问，并且得到俄罗斯部队的保护，我觉得十分有意思。我认为，这项提议值得落实，但是当然，禁化武组织调查组必须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和准入自由。但是，我们仍然要问，是谁实施了这些暴行。因此，我们支持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案文，我们认为，没有任何合理理由不支持要求安理会建立独立调查机制的呼吁。正如我此前所说那样，我们没有什么东西要遮遮掩掩，但看起来，俄罗斯、叙利亚及其支持者伊朗确实有它们害怕的事情。

俄罗斯大使单独把联合王国、美国和法国挑出来进行批评。如果可以，我想接下来谈一谈这一点。叙利亚发生的残暴行为归咎于叙利亚及其支持者——俄罗斯和伊朗。使用化学武器是导致局势升级的穷凶极恶做法。令我惊讶的是，俄罗斯现在试图做的是使安理会的辩论远离对于使用化学武器的讨论，而变为一场东西方之争，把自己说成受害者。化学武器太重要了，不能在这方面搞东西方政治博弈。让俄罗斯收起为东古塔人民流下的鳄鱼眼泪，办法很简单。俄罗斯需要与我们一道作出没有政治色彩的努力，让联合国人道主义和保护工作人员进入，开展照料平民和减轻其风险的工作。解决俄罗斯关心的化学武器责任归属问题，办法也很简单。它需要与我们一道帮助联合国设立国际调查机制，以便追查责任方。我在此重申我的法国同事提出的两个要求，我希望我们能够取得进展。

我本不打算谈索尔兹伯里斯克里帕尔案，但是，既然我的俄罗斯同事这样做了，我今天就谈一谈。他问我索尔兹伯里与叙利亚有何相似之处。我认为，我应指出这两个情况在以下几方面是不同的。第一，目前正在索尔兹伯里开展彻底调查。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目前在叙利亚没有进行任何调查。英国政府在索尔兹伯里力求保护其人民，因为这是它的责任。相反，正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叙利亚政府袭击自己的人民，对他们使用毒气。不过，我遗憾地指出，二者之间确实存在共同之处，那就是俄罗斯拒绝承担五常防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责任，并且肆无忌惮地支持其代理人和盟友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想要孤立俄罗斯的并不是我们。是俄罗斯在自己孤立自己，不愿加入希望以没有争议的办法解决对叙利亚平民使用化学武器问题的安理会绝大多数国家。俄罗斯大使提及美国的朋友。我国政府和人民以身为美国的朋友为荣。安理会任何成员只要希望设法解决化学武器问题，建立适当的事实调查组，并且进行适当调查，以此作为结束这场可怖冲突的第一步，我们都会予以支持。

吴海涛先生（中国）：中方感谢德米斯图拉特使和马克拉姆副高级代表所作通报。中方注意到，有报道称叙利亚境内近日再次发生使用化武并造成平民伤亡事件，中方对此高度关注。

中方关于化武问题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组织或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无论在何时何地，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都不能被容忍。中方支持对有关事件进行

全面、客观、公正调查，基于确凿证据，得出经得起历史和事实检验的结论，并将肇事者和责任方绳之以法。

叙利亚化武问题同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密切相关。中方支持安理会和禁化武组织继续作为处理叙利亚化武问题的主渠道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各方本着建设性态度，协商寻求解决方案，查明事实真相，防止再次发生使用化武事件，维护安理会团结，并配合有关方面推进叙利亚政治进程的努力。

叙利亚冲突已经进入第八年，给叙利亚民众带来深重苦难。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是唯一出路。国际社会必须坚持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大方向，切实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国一贯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一贯主张应按照《联合国宪章》行事。各方应加大支持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推动叙利亚各方根据“叙人主导、叙人所有”原则，根据安理会第2254(2015)号决议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反恐是解决叙利亚问题政治进程中的重大紧迫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加强协调，坚持统一标准，打击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恐怖组织。

关于“斯克里帕尔事件”，安理会近期也进行了讨论，中方阐述了有关原则立场(见 S/PV.8224)。中方主张有关各方应严格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义务，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相关规定，开展全面、客观、公正调查，在禁化武组织框架下处理有关问题。中方希望有关各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开展磋商与合作，避免政治化和任何可能进一步激化矛盾的举措，通过对话妥善处理分歧。

斯科格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斯塔凡 •德米斯图拉先生和托马斯 •马克拉姆先生今天下午的通报。主席先生，我还要感谢你接受我们召开紧急会议的请求。

正如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所述，叙利亚的暴力事件普遍升级，明显违反了包括第2401（2018）号决议在内的各项决议，对此我们感到沮丧。在这方面，我想恳请叙利亚当局出席会议的代表和阿斯塔纳担保方履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

我们今天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是因为上周末我们再次面临关于叙利亚化境内化学武器攻击事件可怕的指控，这次是在大马士革城外的杜马。有令人担忧的大量平民伤亡的报道，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我们看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图片资料，其令人发指的程度无以复加。我们对这些极其严重的指控感到震惊。现在必须立即进行独立、彻底的调查。

让我重申，瑞典支持所有国际努力，打击世界任何地方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使用和扩散化学武器。我们最强烈地明确谴责使用化学武器，包括在叙利亚。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历来禁止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使用此种武器构成战争罪。必须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我们不能接受有罪不罚的现象。

解决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问题已成为检验安理会信誉的重要事项。因此，我们如何回应最近来自杜马的报道至关重要。尽管存在重重困难，但我们必须抛开分歧，走到一起。现在是展现团结的时候了。我们认为，需要采取以下行动。

首先，我们必须最强烈地谴责在叙利亚继续使用化学武器。

其次，我们当务之急是调查来自杜马的令人担忧的报道。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宣布叙利亚事实调查组正在从所有可用来源收集信息，对此我们重申予以全力支持。我们希望，事实调查组能够紧急部署到叙利亚。

第三，所有国家以及包括叙利亚当局在内的冲突各方都必须与事实调查组充分合作。特别需要的是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进入杜马地区，事实调查团必

须能够获得它认为与其进行独立调查有关的任何信息和证据。

第四，我们需要紧急加倍努力，在安理会议定一个新的独立公正的认定机制，以确定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人。

最后，如果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确实得到确认，并且最终确定了责任人，则必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我们愿意与其他成员积极和建设性地共同努力，以便安理会采取紧急行动。为此，我们分发了要点作为我们对讨论的投入。我们必须立即进行磋商，打破目前的僵局，并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我们的责任。为了那些在这场冲突中所犯罪行的众多受害者，我们必须采取上述行动。

拉多姆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感谢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托马斯•马克拉姆先生的重要通报。

我们对周六晚上在东古塔发生的又一起致命袭击事件感到震惊。在杜马对平民采取的暴力恶性行为致使数十人丧生。有关受害者症状的现有信息证实，这些症状与化学制剂引起的症状相一致。

波兰谴责这一野蛮袭击，并期望能够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没有任何军事或政治目标可以成为灭绝无辜易受伤害者的理由，尤其是那些在医疗机构求助的人。上周，我们在安理会举行辩论，纪念汉谢洪袭击一周年（见S/PV.8221），而上述残暴罪行似乎是对辩论作出的嘲讽回应。

我们呼吁影响叙利亚局势的行为体，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和伊朗，采取一切必要行动，防止进一步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在叙利亚全境充分停止敌对行动。我们坚决要求冲突所有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

正如安理会成员以及联合国官员和欧洲联盟代表多次指出的那样，极为遗憾的是，延长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的任务期限被否决，致使那些对后来对化学攻击事件负责的人不受惩罚。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有罪不罚现象的恶果，再次目睹了以化学品为武器攻击平民的事件。

我们敦促安理会所有伙伴真诚地进行认真的讨论，以重建叙利亚境内化学攻击事件的问责机制。这是我们为古塔、汉谢洪、阿尔拉塔米纳和其他许多使用化学武器的地方的受害者起码能做的事情。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们要感谢德米斯图拉特使和托马斯 •马克拉姆先生的通报。

关于周六在杜马据称使用化学武器的报道以及我们通过媒体网点看到的视频和图片确实非常令人担忧。关于在叙利亚目前的军事活动中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这类报道也令人深感不安。正如我们一再表示的那样，我们强烈谴责任何行为体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任何化学武器。没有任何理由使用化学武器。必须查明这些不人道行为的责任人并追究其责任。这是绝对至关重要的，不仅是为了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的受害者，而且也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和维持不扩散架构。

正如特使在前面引证的秘书长在4月8日发表的声明中的话，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如果得到证实，都是可憎的，需要予以彻底调查。这包括需要建立问责制——安理会尚未就此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实况调查团应调查据报在杜马和叙利亚其他地区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各方应在这方面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提供充分合作。

虽然我们都同意，为了遏制和阻止在叙利亚及其他地区使用化学武器，问责制是必不可少的，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以查明在该国使用化学武器的个人、实体、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独立、公正和专业的调查机制。在这方面，安理会应该恢复团结，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讨论，以填补现有的体制空白。

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面临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正日益变得更加复杂。我们看到，核武器

的扩散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危险，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规范也正在受到破坏。自冷战结束以来，主要大国之间的信任感从未像现在这样低落，这不仅对全球和平与安全，而且对我们在发展领域为自己制定的变革性议程，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不创造必要的全球安全环境，我们就无法想象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任何有意义的进展。目前，我们实在不能说这是一个有利于在这方面取得任何进展的环境。

安全理事会对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不幸的是，它无法有效地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对和平与安全的正在出现的新威胁和挑战。更加明显的是，成员之间缺乏团结和凝聚力的情况正在破坏安理会的信誉。也许，我们当选成员必须寻找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方法和手段，以帮助提高安理会的效力。如果主要大国之间不进行对话以建立必要的信任和达成谅解，要解决我们所见过的一些最困难和最复杂的安全挑战，包括叙利亚局势，将是极其困难的。

事实上，除非有所努力，否则情况必然会变得更糟。我们不能把头埋在沙堆里。危险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应该抓住每一个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关于计划中即将举行的首脑级会议的消息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只能希望，这些会议将有助于化解紧张局势，并允许进行认真的讨论，以期找到一种解决当前威胁和挑战的共同方法。这些讨论越早进行，对于维护全球和平与稳定就越好，就在我们发言之时，和平与稳定正在成为极其令人关切的问题。实际上，我对于我们面临的潜在危险程度的描述是保守的。

塔诺·布崔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科特迪瓦代表团感谢德米斯图拉先生和马克拉姆先生分别通报在经过最近几周相对平静之后，在杜马和东古塔恢复战斗以及大马士革市遭到轰炸后的叙利亚最新事态发展。我国代表团希望将发言集中在三个要点上。

第一，我们仍然深切关注最近有关使用化学武器袭击无辜平民的报道，据报这些袭击造成无数伤亡，他们有接触化学剂的症状。科特迪瓦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使用或诉诸化学武器的行为，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科特迪瓦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并呼吁在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帮助下，将这些事件置于强烈的聚光灯下。

面对关于叙利亚冲突中交战各方反复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科特迪瓦代表团强调，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超越它通常的原则性谴责，表明它决心彻底结束这个恶毒循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使用化学武器违反了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并对我们的集体安全构成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同使用化学武器不受惩罚的现象进行不懈的斗争，并维护作为我们共同安全基本支柱之一的国际化学不扩散制度。

我的第二点是，国际社会有必要建立一个对化学武器使用者进行问责和打击其有罪不罚现象的机制，以便终止这些武器的重复使用。在这方面，科特迪瓦代表团表示愿意努力建立这样一个机制，并呼吁安理会恢复它在建立联合调查机制时的团结，尽管我们做出了共同努力，但联合调查机制的任期不幸未获延长。

第三，科特迪瓦遗憾地注意到，仍然是我们联合行动框架的第2401（2018）号决议尚未得到执行，而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鉴于被困在战斗中的平民的痛苦，停止敌对行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面对不断恶化的局势，我国谨再次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包括根据第2401（2018）号决议畅通无阻地向危难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最后，科特迪瓦重申其信念，叙利亚危机的解决办法不可能是军事行动。只有包容性的政治进程才能彻底结束这场冲突。这种政治解决办法必须符合第2254（2015）号决议的规定，并充分考虑到日

内瓦谈判的结果。我国认为，日内瓦谈判仍然是持久解决叙利亚冲突的正确框架。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和托马斯•马克拉姆先生及其团队提供的详尽通报。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感谢法兰西共和国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要求召开今天下午会议。我们也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决定在议程项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中东局势”下举行今天下午这次会议。会议议题适当，鉴于中东最近发生的事件确实威胁和平与安全，不仅威胁地区、而且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从加沙抗议及其生命损失，到导弹袭击叙利亚及叙利亚杜马镇残遭可怖的化武袭击，这些都是赤道几内亚共和国严重关切的问题。

上周末，我们惊悉，叙利亚血腥冲突悲剧发展到新的劣度。据国际媒体报道，4月7日，叙利亚东古塔杜马镇4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女孩，因吸入毒气而窒息身亡。

正如我们听到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托马斯 •马克拉姆先生4月4日在安理会会议厅上发言（见S/PV.8221）指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事实调查组（禁化武组织事实调查组）的结论和建议不具约束力，报告证据没有确定在叙利亚使用国际条约禁止的化学物质的责任方。据此，我们借此机会重申，各方有义务采取必要步骤，充分执行第2118（2013）号决议。我们强调，有必要设立一个独立的联合国调查机制，专门负责防止有罪不罚现象，确定责任方，尽可能防止今后再发生化武袭击事件。

就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而言，使用化学武器必须受到调查和惩罚。因此，从叙利亚传来的惊人消息，特别是用化学武器袭击平民的事件，包括安理会今天讨论的杜马事件和过去发生的类似事件，必须通过国际机构，按照禁化武组织标准进行彻底、公正、客观和独立的调查。必须公布调查结果，追究责任方罪责，维护严格的司法正义。

赤道几内亚政府严重关切的是，继续使用化学物质，尤其是用以袭击平民。在大会第七十二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总统奥比昂·恩圭马·姆巴索戈先生阁下最强烈地谴责在武装中使用、制造、拥有和分发化学武器（见A/72/PV.13）。应当指出，这是任何安理会成员都不能推卸的义务，这项义务也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第一章，其中载有会员国建设和平世界，确保人类福祉的决心。

何去何从？安理会现在面临选择。它可以选择加强国际力量的存在，以期实行军事干预，如有些军事大国提议；或展开国际谈判，无论是在日内瓦、阿斯塔纳、索契抑或在安卡拉。不过，历史继续告诉我们，军事干涉从未解决冲突，反而加剧和加深冲突，留下的是毁灭和废墟。

就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而言，可在教皇方济各昨天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传统星期日弥撒中所说的话里找到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唯一办法：

> “战争没有好坏之分。不存在，决不存在使用武器灭绝手无寸铁的民众和居民的理由......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必须选择另一种路径，即谈判，谈判是能够带来和平而非死亡和破坏的路径。 ”

最后，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再次呼吁对叙利亚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有影响力的国家和行为体发挥他们的影响力，迫使冲突各方减轻人民痛苦，坐下来谈判，以结束在中东持续存在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长期威胁。

乌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斯塔凡·德米斯图拉特使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马斯•马克拉姆的通报，感谢安理会成员倡议召开这次紧急会议，希望会议能够导致对杜马事件展开客观及时的调查。

我们坚定地认为，安全理事会仍然是受权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威胁的主要和唯一机构。不幸的是，安理会内部局势日益紧张。为了适当解决这些

重要问题，安理会以平衡务实的方式一致行动至关重要。为此，各国必须展示更大的灵活性和谈判意愿，超越各自的国家利益，以实现和平与稳定。任何固执偏见和相互指责的争议，或缺乏结论性结果和无可辩驳的证据，只会带来破坏性影响，不会产生国际社会期望我们取得的结果。

关于叙利亚化武袭击事件，我们与死者家属一道哀悼，针对这种暴行向他们表示声援，这种暴行使无辜平民成为对立各方无情对抗的受害者。哈萨克斯坦的立场一贯坚定，我们毫不妥协地谴责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这是最可恶的行动，也是不可接受的战争罪。

关于杜马局势，我们要求对此事件展开调查，尽快澄清所有情况。安理会有根据可核实的事实采取行动的重大责任，不仅为了国际社会，而且为了我们自己。而且，历史将最终判断我们的决定。因此，我们需要核实事件的所有细节。在这方面，谨提请注意以下几方面。

首先，除白盔的说法外，是否还有任何其他可靠的消息来源？谁能够核实这些来源的评估和证词的真实性？有人声称受害者人数为70人，其他方面报告受害人数超过150人，另有人则认为，受害的只有25人。即便只有一个受害人也是不容许的。然而，今天，俄罗斯联邦完全否认袭击的发生。就是否使用某种有毒化学物质的事实而言，存在许多种指控和假定。

其次，我们认为，应当考虑叙利亚政府一再通知安理会，要求我们核查其报告，即一些反对派恐怖主义团体企图调动化学武器，准备对东古塔地区实施化武袭击。实际上，这些报告没有得到适当的重视，我们没有机会核实所有事实。我们不是为冲突任何一方辩护，而是要求进行充分和客观的调查，并在调查的基础上作出慎重的决定。

第三，我们认为，必须对此进行独立调查。我们再次回顾指出，迫切需要一个调查机制，但该机制的建立取决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该问题上找到共同点。在作出任何决定或行动之前，无论是单方面或其形式的决定或行动，我们迫切需要获得客观且可核实的信息，并立即开展独立、透明和无偏见的调查。

我们完全支持尽早派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事实调查组这一建议。我们确信，叙利亚人民非常希望进行客观的调查。因此，大马士革和对立当事方应提供一切援助和安全通道，以便禁化武组织视察员迅速前往事件现场收集实地情况。

最后，我们再次呼吁维护和加强安理会的团结，以达成一项基于共识的决定，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奥泰比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们感谢你迅速召开今天的会议。我们是请求召开会议的国家之一。

我们还感谢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托马斯 • 马克拉姆先生的通报。

自今年年初以来，安全理事会中的阿拉伯席位由科威特国担任。我们在参加之前明确指出的最重要优先事项之一是，捍卫和维护阿拉伯问题，表达对这些问题的关切并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我们对任何这些问题——特别是令人遗憾地继续恶化的叙利亚危机——缺乏真实进展深感遗憾。安理会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没有得到执行。安理会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但却无法承担这一责任。安理会在面对这些危险和威胁时，自身四分五裂。因此，这些危机以及该地区人民的痛苦一直在继续。

科威特国最强烈地谴责对被围困的东古塔住宅区发动令人发指的火箭弹和桶式炸弹袭击，包括最近于4月7日对杜马的袭击。五天前，我们纪念汉谢洪事件一周年（见S/PV.8221），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确认，在该事件中使用了化学武器。它还确定了使用这些武器者的身份。

两天前，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数十名平民在针对杜马的袭击和空袭中遇难或受伤。记录到许多窒息伤亡案例。若干国际报告证实，在这两起事件中犯下的罪行相当于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这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大家曾在本会议厅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机制，以确定是否使用了以及谁使用了化学武器，并将追究叙利亚境内犯罪人的责任。该机制必须保证对叙利亚境内的所有化学攻击进行公正、透明和专业的调查，以结束有罪不罚现象。过去五年、特别是2013年8月以来，在叙利亚实施化学攻击的犯罪人逍遥法外。即使我们目睹了在东古塔首次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他们也没有受到惩罚。

我们不想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纪念杜马袭击事件一周年。我们呼吁安理会建立一个问责机制，以确定叙利亚任何地方发生的化学武器罪行的犯罪人，无论他们是政府、实体、团体还是个人，以便根据第2118（2013）决议的规定追究其责任。安理会必须承担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在叙利亚境内使用化学武器是对不扩散制度的真正威胁。通过空袭或炮击继续攻击医疗设施和居民区的平民，这是公然违反国际社会的意愿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特别是第2401（2018）号决议，其中要求立即停火至少30天。

第2118（2013）号决议的规定明确而肯定。这些规定要求追究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负责，因为这些行为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然而，目前的事件显然违反了该决议的各项规定。作为安理会成员，我们不能接受在叙利亚境内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现状。叙利亚人民又一次失望了，因为我们未能结束在叙利亚各地使用此类武器造成的痛苦。

安理会负有集体责任。关注安理会会议但却看不到在实地取得具体成果，饱经苦难的叙利亚人民对此已经厌倦。在整个这一血腥冲突的几个时刻，安理会能够找到结束危机的共同点。但是，我们必须克服政治分歧，在叙利亚建立专业、可信和公正的新问责机制。美国提出的讨论中决议草案提供了这些要素。它包括杜马事件的最新情况。我们呼吁安理会全体成员在该草案的良好基础上再接再厉，就这一未来机制进行谈判。

我们继续寻求政治解决办法，视其为全面结束危机的唯一手段。基于2012年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和第2254（2015）号决议的政治路线图是明确的，并得到各方的同意。它力求维护叙利亚的统一、独立和主权，并实现叙利亚人民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向往和愿望。

因乔斯特吉·霍尔丹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和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帮办托马斯·马克拉姆先生的通报。

我们对据报在杜马市使用化学武器深表关切。玻利维亚再次谴责使用化学剂作为武器，认为这是一种无法辩解的犯罪行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是谁使用，都没有任何理由为之辩解，因为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认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事实调查组应根据其任务，以最客观、最有条不紊、最技术性的方式核实所报告的使用化学武器情况。如果其使用得到核实，就必须以有效和透明的方式加以调查，确保查明犯罪人的身份并由适当机构审判，以防止有罪不罚现象。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独立、公正并具有代表性的实体，进行全面、可信和有定论的调查。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我们不为自己的目的使安全理事会政治化或利用安理会。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迄今第2401 (2018)号决议的充分执行遭遇障碍。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尽一切努力，在叙利亚全境有效执行该决议。我们明确反对当前的轰炸和滥肆袭击，特别是对保健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进行的袭击。我们谴责在居民区的所有军事活动。此举只会造成更多人流离失所和伤亡。我们呼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包括根

据安全理事会各项相关决议，授权在叙利亚全境为所有需要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重申，叙利亚冲突没有军事解决办法，唯一的选择是由叙利亚人民主导、为叙利亚人民服务的包容各方、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调一致的政治进程，以旨在使该地区能够如第2254 (2015)号决议所规定的那样，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实现可持续的和平。我们也反对任何企图在叙利亚搞分割或派系的做法。

玻利维亚愿再次表明，它坚决反对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我们还反对单边行动，它们是非法的，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侵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破坏为实现政治解决所做的各种努力。

最后，关于索尔兹伯里市发生的事件，我们重申，必须根据国际法现行的规则与条例，特别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规定，开展独立、透明以及非政治化的调查。我们认为，有关各方的合作对于通过适当外交渠道推动解开犯罪疑团、加强不扩散制度将至关重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我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们感谢德米斯图拉先生和马克拉姆先生的通报。秘鲁对叙利亚境内杜马镇针对平民、包括未成年人使用化学武器的最新报告深表关切。在这方面，我们指出急需进行彻底调查。秘鲁谴责一切使用化学武器之举，无论它可能发生在何地。我们愿指出，此举构成恶劣犯罪，威胁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且违反不扩散制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我们认为，短期而言，叙利亚政府和冲突各方、包括实地具有影响力的各国应遵守和执行安理会在第2401 (2018)号决议中规定的人道主义停火，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实况调查团合作。为此，我们再次重申，必须建立一个独立和公正的问责机制。调查的结果应是起诉和惩罚责任人。安理会成员不能容许有罪不罚。

我们还必须牢记：任何应对叙利亚冲突和那里所发生暴行的做法均必须符合《联合国宪章》。秘鲁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的做法。我们再次表示，严重关切叙利亚冲突当前的野蛮暴行可能给中东稳定乃至基于人性与共存最低标准的世界秩序带来的严重后果。

在这方面，最后，我谨呼吁安理会各成员在履行我们重要职责的过程中恢复团结与公益的精神。就叙利亚而言，这意味着在第2254 (2015)号决议和日内瓦公报（S/2012/522，附件）的基础上，执行停火和有效保护平民，调查和惩处残暴犯罪，并且认真恢复政治对话进程，以期推动叙利亚人民急需的可持续和平。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俄罗斯联邦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与我的荷兰同事和朋友一样，我也要提三点意见。

第一，我谨恭敬地请求我的同事、美国常驻代表尼基·黑利夫人：从现在起，不要给任何合法政府贴上政权的标签，此刻我具体指的是俄罗斯联邦。该请求我已经提过一次，但是黑利大使当时不在场，我曾请她的同事代为转达。现在，我当面亲自提出。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我将以程序问题中断会议。

第二，联合王国常驻代表说，叙利亚与索尔兹伯里不同，因为在叙利亚没有进行调查，而索尔兹伯里则正在进行调查之中。我们非常想更多了解该调查的细节，如果她能告知，我们将非常感激。但是，此刻我们只知道：突然之间，据称使用化学战制剂的受害者原来活着，谢天谢地，而且显然已经几乎完全康复。然而，尚未有人见过他们，我们担心那些重要证人的境况。截止现在，我们从报纸的报道中得知，中央情报局（中情局）提出邀约，以新的身份在美国为Skripals一家提供庇护。中情局介入此事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但是，这也意味

着，我们也许永远不会再见到这些人，这些已发生事件的重要证人。

我们还知道其它什么情况？我们知道，Skripals一家的宠物被注射药物迅速杀死，宠物猫和死掉的荷兰猪被火化。我们还知道有打算拆毁他们的住所和他们去过的饭馆和酒吧。我们还知道，Yulia Skripal的姊妹Viktoria想见她，却被英国拒绝提供签证。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所有情况。我再说一遍，我们非常希望了解当前情况的更多细节。如果我们的英国同事能在调查过程中定期告知我们，我们将十分感谢。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是，我们今天在此开会不是为了处理杜马的局势，因为议程项目的标题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尽管如此，无疑，正是杜马的局势和所谓的化学袭击事件促使召开了本次会议。在今天的会议上，正如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提到、秘书长先前也讨论过的那样，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危险区。不幸的是，那些正在玩这些危险游戏、口喷不负责任的威胁的人并不明白这一点。今天，我们再次听到我们已多次听到的事情。我们的西方同事没有一个想听客观的信息。没有任何人对已发生情况的唯一版本表示任何置疑。这种调查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费力搞这种调查？他们不只是早在开展任何调查之前、而且甚至是在该事件为人所知之前，就已经指责大马士革实施化学武器袭击。

我们今天提供的信息无法令他们信服。他们根本不想听。我们已经说过，根本没有人看到使用化学武器。没有化学品的痕迹、没有尸体、没有伤员，也没有中毒的受害者。没有人去医院。播放的录像显然是“白盔”人员安排好的。我们要求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调查团立即访问杜马以及据称发生了化学武器袭击的地区，访谈居民和医务人员，并且采集土壤样本。我的英国同事说，只有调查才能确定该谴责谁。我同意，然而这并没有阻碍她指责所谓的叙利亚政权。这两件事情确实不相符。我们坚持要求禁化武组织调查团立即访问杜马。叙利亚当局和俄罗斯部队愿意提供一切必要条件，以使调查团成行。

最后，我们也希望有一个独立调查机制。我要提醒安理会，我们的决议草案是蓝色文本，其中载有设立此类机制的提议。如有必要，我们愿意今天就通过这项草案。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联合王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抱歉再次发言，但我要想要澄清一件事。俄罗斯大使的英文太好，以致他不可能在我4月5日发言时没有理解我说的话（见S/PV.8224）。目前正在对索尔兹伯里事件进行的调查是独立的警方调查，联合王国将很高兴在我们有最新情况时向安理会进行通报。

如果可以，我要再补充一点。索尔兹伯里与叙利亚之间的另外一个不同是，联合王国是信誉良好的《化学武器公约》缔约方，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证实，叙利亚政府没有履行其义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美国代表说，俄罗斯花费资源支持她所谓的叙利亚政权。我要请教她一个问题：美国在叙利亚把它的资源花在什么地方？它是把资源用于为叙利亚儿童提供牛奶和药品，还是用来为叙利亚的恐怖团体提供武器弹药？这些团体对叙利亚人民犯下了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或者，美国是否正把资源用在它盟友的飞机上，而这些飞机在叙利亚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腊卡市造成了毁灭？在安全理事会几乎所有会议上不断就这个问题对我国发出威胁又是怎么回事？她是否承认她的政府不尊重安全理事会、本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原则？

让我们检验一下我的同事美国大使所说的话是否可信。我请各位成员注意，我没有把美国政府称

作“美国政权”，因为在安理会会议厅这样做法律上将是可耻的。让我们检验一下我的同事美国大使在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以便在叙利亚实现正义时所说的一切是否可信。我的检验是请她的政府和国家允许披露调查伊拉克是否存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联合国特别委员会18年来调查的结果。委员会有段时间由瑞典人汉斯 •布利克斯领导。

安理会成员知道，在18年的调查之后，委员会没有在伊拉克发现任何化学武器。他们也没有发现可口可乐或百事可乐。不过，2008年末，安全理事会在一次半机密会议上决定结束委员会的工作，把它的档案封存在铁箱之中，我再说一遍，安理会决定把委员会的档案封存在铁箱之中。只有秘书长知道这些箱子的开箱密码。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些箱子只能在60年之后才能开启。这些档案中有什么东西如此让人感到羞愧？为什么必须把它们封存在铁箱之中，60年不能开启？我要请教美国大使这个问题。

我国政府最强烈地谴责今天上午以色列对霍姆斯省T-4空军基地的野蛮入侵，袭击造成了许多平民伤亡。这一侵略悍然违反安全理事会第350（1974）号决议以及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的各项决议。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无限和持续支持，侵略本不会发生。美国政府保证以色列享有豁免权，这样它将不会在安理会被追究责任。这种情况容许以色列继续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威胁地区及以外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当然，西方国家在它们今天的发言中甚至都不提以色列的侵略。这意味着它们国家的政府是该次侵略的帮凶，掩盖这次侵略。遗憾的是，我的好朋友德米斯图拉先生没有听到内塔尼亚胡今天上午说是以色列发动了侵略。正因为如此，当他说联合国无法核实实施侵略者的身份时，我感到吃惊。如果内塔尼亚胡自己说是他发动的侵略，那德米斯图拉先生为什么不把以色列称作侵略者？

以色列的侵略是对阿拉伯叙利亚陆军把武装恐怖团体成功赶出大马士革郊区、其农村地区及其它叙利亚领土的间接回应。这些团体一直在叙利亚杀害民众、绑架平民、拘禁他们，并且把他们用作人盾。它们在三个月中仅对大马士革就使用了3000枚导弹，造成155人死亡和865名平民受伤，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叙利亚政府强调，以色列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没有也将无法保护在恐怖团体中行动的以色列特工，也不会转移叙利亚陆军对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决定性军事成就的注意力。

美国反种族主义活动家小马丁•路德•金说过：“谎言就像雪球，越滚越大。”这一至理名言看来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某些国家的政府谎话连篇。但是，不幸的是，它们所编造的谎话并非天衣无缝，恰似德国文学中著名的孟乔森男爵。有多少只公鸡真的相信，日出是公鸡打鸣的结果？

一些常任理事国已沦为职业说谎者，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因为它们说谎，巴勒斯坦被窃取。这些国家的谎言在朝鲜半岛引发了战争。依靠说谎，它们入侵了越南，入侵了格林纳达，摧毁了南斯拉夫，占领了伊拉克，摧毁了利比亚，而且还造出了基地组织、塔利班、达伊沙、努斯拉阵线和伊斯兰军等塔克菲里恐怖主义团体。同样是这些国家，今天正在试图通过说谎击败叙利亚，并为发动袭击做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代表今天的负面言论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两天前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Ian Wilkie采访时说的一番话截然相反。Wilkie先生为这次采访使用了如下标题：“现在马蒂斯承认没有证据表明阿萨德对其人民使用了毒气。”这是美国国防部长，而不是叙利亚国防部长说的。这是一个多么协调一致的政府！

在恐怖主义团体操纵者首次声称有人于2013年3月19日在汉阿萨尔使用沙林毒气之前，我们于2012年12月10日——也就是大约6年前——向安理会提交了一封正式信函（S/2012/917）。当时，我们向安理会通报说，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发起了一个声称叙利亚政府可能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指控行动。当时我们就警告说，此类指控会导致那些资助恐怖

分子的政府向武装恐怖团体提供化学武器，然后宣称叙利亚政府使用了这种武器。过去几年在叙利亚的汉阿萨尔、古塔、卡费尔泽塔、拉塔梅纳、Tal Minis、汉谢洪和许多其它村镇发生的一切毫无疑问地证实了我们在5到6年前以及这6年间发出的警告。

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极其热衷于根据虚假信息，举行一次又一次会议。这是我们所目睹的这场深刻危机的一部分。它们试图使其它安理会成员卷入这场危机。自2013年起，这三个国家就在安理会豢养了一头散布谎言、耍阴谋诡计的大象。这头大象今天就住在这个会议厅里，用它的巨掌践踏安理会的信誉。这些国家要求召开今天的会议，看来是为了支持恐怖分子，并阻挠就杜马达成协议。

然而，这些国家晚了一步，因为恐怖分子本希望这次会议将在他们被迫与叙利亚国达成离开其老巢并交出武器的协议之前举行。这些国家未能及时履行其对恐怖分子的承诺。最好不要重复他们拙劣的谎言，不要依赖雇佣军的不实报告——所谓的“白盔人员”是一个由英国情报官员James Le Mesurier创立的组织。他是英国人，却有一个法国名字。证明这些国家在说谎的证据是，杜马的居民安全地离开了这个城市——17万平民安全离开了这座城市。这些恐怖分子选择与叙利亚国达成协议，这是他们及其家属作出的最终选择。在他们拒绝处理其事务并选择去贾拉布卢斯市之后，许多大巴将他们及其家属转移到该市。绝大多数居民选择留下来，求助于叙利亚国。

某些国家——包括某些安理会成员国——声称东古塔人道主义局势日益恶化，事实证明，这些说法都是谎言，就像我们在阿勒颇等地看到的情形一样。实际情况是，恐怖团体的仓库内堆满了药品和粮食，恐怖分子独霸这些物品，将其中一些高价出售给平民。此刻，我不禁要问：这三个国家要求举行本次会议，是为了使今天上午发生的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合法化，还是为了阻碍我们执行与其恐怖爪牙达成的协议？

有鉴于此，我必须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洞察这些国家的真正意图，并恰当地要求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议程项目下召开这次会议。这是一个适当的议程项目。

我们向安全理事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和以前所称的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转递了145封信函，最近的一封是2018年4月1日转递的。我感谢哈萨克斯坦常驻代表指出，安理会成员并未阅读这些信函，而且安理会并未对这些信函作出回应。这些信函载有准确的信息。信中指出，武装恐怖团体拥有有毒化学物质，特别是氯和沙林。我们一再警告说，这些团体准备实施对无辜叙利亚人使用化学武器的犯罪活动，并且正在伙同白盔人员伪造证据，在有关地点拍摄照片，并在布置好的好莱坞般的场景中摄制视频，目的是使叙利亚政府遭责难，并影响舆论，使之不利于叙利亚及其盟友。这些国家之所以要求举行这样的会议，是为了制造借口，以此证明对叙利亚进行任何军事侵略都是有理的。

看来，这个血腥恐怖袭击场景的“导演们”未能使他们编造的谎言无懈可击。我们注意到，在叙利亚政府被指使用化学武器的那些戏剧性场景中，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除了妇女和儿童受到影响以外，那些物质似乎从未对武装分子造成影响。这些化学武器似乎“歧视”妇女和儿童，却不会使武装分子遭殃。只需在相机前用水冲洗掉这些化学品就够了。水似乎可以治愈一切。救援人员从来都不需要戴防护面具。阿拉伯叙利亚军队未使用化学品，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这些物质。它们已被美国人在地中海上的“卡普雷号”船上销毁。所以，阿拉伯叙利亚军队只是在取得军事进展时才使用这些它们并不拥有的物质。真离奇！

这场运动声嘶力竭，但缺乏起码的可信度，它所依靠的是武装恐怖主义团体人员及其操纵者在社交媒体上捏造的信息。我在此宣布，叙利亚政府充分准备协助禁化武组织尽快派一个事实调查组前往所谓事发地点杜马，以调查和核实指控。我们赞成

俄罗斯的建议，即在调查组访问拉卡之后，听取有关调查组报告的通报。我们欢迎访问尽快成行。

我希望这项提议不要遭遇2013年3月汗阿萨尔化武事件后我们向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提出的第一个提议同样的命运。当时，我们请秘书长向叙利亚政府提供援助，立即调查汗阿萨尔镇事件。安理会成员可回顾，联合国用了4个月零11天才派出塞尔斯特罗姆先生。是的，用了4个月零11天。4个月零11天,联合国就是这样理解“立即”一词的。当塞尔斯特罗姆先生抵达大马士革调查汗阿萨尔事件时，在古塔的恐怖分子受命再次使用化学剂。因此，塞尔斯特罗姆离开汗阿萨尔，前往古塔。安理会成员应该知道，2013年3月至今，汗阿萨尔事件尚未得到调查。

今天，我们直接控告华盛顿、巴黎、伦敦、利雅得、多哈和安卡拉向达伊沙、努斯拉阵线、伊斯兰军、拉赫曼军团及其他几十个相关恐怖主义团体提供有毒化学剂，用以危害叙利亚平民。我们控告他们煽动这些屠杀事件，伪造证据，不实地指责叙利亚政府使用有毒化学剂，以便为侵略我国制造借口，与2003年美国和联合王国在伊拉克的做法如出一辙。

是的，我们对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说，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我们在三年内就消灭了绝大多数达伊沙分子，而不是奥巴马总统所说的30年。那些国家有计划为破坏本地区稳定制造理由。是的，我们今天对沙特阿拉伯说，我们切断了他们在东古塔的恐怖主义触手，即伊斯兰军匪徒。是的，我们对卡塔尔和土耳其说，我们切断了他们在东古塔的恐怖主义触手，即努斯拉阵线和拉赫曼军团匪徒。我对所有派送温和、武装和“转基因”反对派作战人员进入我国的国家说，我们已经清除了他们输出的这些毒素。我们要求输出国为其行为承担后果，因为其中有些幸存者将返回到其原籍国。

问题很简单。我仅指出，在我国与土耳其边界地区及戈兰与以色列的隔离区内，有成千上万携带轻武器，留有长须，打着黑旗，头戴白盔的优秀温和恐怖分子。欲领养者可向他们的操纵者提交申请。他们准备作为难民前往欧洲和西方。

最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再次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类型的化学武器，包括氯。我们再次谴责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我国叙利亚重申，我们准备与禁化武组织充分合作，履行我们根据《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作出的承诺。

今天，俄罗斯促进叙利亚和解中心宣布，俄罗斯军事专家在杜马进行了调查，证实没有发现在当地使用化学武器的迹象。在杜马的医院内治疗病人的俄罗斯医生证明，那些病人没有受到任何化学剂危害。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好莱坞格调的场景。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进行非正式磋商，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下午5时45分散会。